

行走的记忆

■ 邓梅坚

我出生在鉴江边,顺着弯弯曲曲的鉴流,就可以抵达我的故乡。人生已走过弯弯曲曲的岁月,我那漂泊的心,却情依故土。

元旦期间回乡饮酒,我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走完喧闹、繁杂的人情礼节,我和丈夫、女儿,一起在故乡的土地里转圈——这已经是我回乡的例牌节目,甚至是我回乡的最大期待。

我们先上到江堤漫步。作为鉴江河畔的人家,对江堤有着深厚的感情。以前,顺着江堤的方向,沿江直上,就到达高州,见识小时最为向往的繁华;沿江直下,就到镇江的尖山桥(渡),走亲访友,不在话下;搭渡船到江对面,可以去三文田探姑妈,可以去趁石鼓圩。上高州或者下镇江都是少的,趁石鼓圩却是常事。搭渡船过江趁石鼓圩,已然是我最早的生命情结。到石鼓圩吃上一碗云吞,到书摊买本《民间故事》,再到二楼的摊档买双凉鞋或者一条腰带、一双耳环,打包一小袋辣椒水三华李,兴尽而归!

也有搭船直上高州的经历,但印象渺渺。只记得当时的轮船“噗吞吞”地吐着水,父亲就坐在船头抽着水烟筒,跟船上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什么时候再坐轮船走一趟高州,一直是我小时候以来的期望。可惜,轮船再没有了踪影,连过江的渡船也没有了痕迹,渡头也淹没在缓缓的流水当中。

我指着渡头的方向对女儿说:“那里是个渡头,以前我经常在那里洗衣服的。”——哦,那是多久的时光了?以前,渡头的旁边,有一个洗衣服的埠头,曾经是那样的热闹,简直是人气爆棚。那时,物质生活有限,没有自来水,更没有洗衣机,人们只有水井打水,或者打水泵压水,或用电泵抽水来洗衣服。为了省钱省力,去江边洗衣服是很多人的首选。那时,到江边洗衣服的,大多数是少女少妇,那时的洗衣埠头绝对是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去得早的,可以蹲在最舒服的位置,挑一块最平整的搓衣石搓衣服;去得迟的,还要慢慢排队等待。江水缓缓,人声吱吱喳喳,充满着无限的活力。碰上过年前洗邋遢,那更是热闹非凡,洗菜、

洗衣服、洗担箩、洗床板、洗席子的,各取所需。大家一边洗着东西,一边看着江对岸,等待着远行的亲人回来,那是怎样热切的期盼!我家有电泵抽水,冬天抽出来的水暖暖的,但我也还是想到江边洗衣服凑热闹。特别是过年前几天,我天天早上守在渡头,一边洗衣服,一边看着渡船一趟又一趟地来回穿梭,等待着父亲和叔叔们的身影。终于,看到父亲或者叔叔们搭渡船回来了!他们背着两麻袋的行李,提着一袋水果,胡子一茬茬的,疲惫(搭了一夜的客车)又开心地对我笑着。我懂事地走过去帮忙,父亲却从裤袋里掏出几毛钱,给我当作奖励:“去,买你喜欢的零食去吧!”

“几毛钱可以买点啥?”女儿听着我的回忆问道。可以买点啥?一竹筒瓜子,一纸袋酸桃干,卜卜脆的字母饼,又长又香的“吹火筒”,又软又韧的花生糖……都曾经是我儿时最美味的零食,更不用说那连调味料都可以泡两大口盅水喝的快食面了。“怎么样?比你们现在喜欢的辣条,美味多了吧!”我一边回忆,一边笑,似乎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丈夫和女儿也跟着哈哈大笑。女儿或许没有想到,原来她的母亲也曾经是个馋食猫!岁月啊,何时磨掉了我的纯真?

江堤另一面,就是地堂,它既是晒谷场,又是乡下最大的娱乐场。初七晚上,地堂开始热闹起来,唱木偶戏的成光,已经摆开“架撑”,准备上演一出《洗英传奇》了。或者,年例未到,电影先行。放电影的人正好是我们邓氏的女婿,想加场就加场!有一晚连续看了三场电影,非常过瘾。其中一部电影叫《无敌鸳鸯腿》,我印象深刻,从此便有了女侠梦,想学几下拳脚功夫,闯荡江湖。地堂上也唱过大戏,有一位女子,分饰男女两角,时而英姿飒爽,时而温柔腼腆,令我大为着迷,从此爱上了粤剧……

现在,地堂已经重新改造,增加了篮球场、秋千、滑步车等娱乐、运动设施,周围还有光滑舒适的石凳,已经俨然是个小公园了。晚上,以前一身泥泞的村妇,穿着时尚的舞衣,踩着动感的节奏,飞转起舞。真是时代不同了呀!

行走在故土里,我思忆无限,又充满了期待!

苦草情结

■ 周华太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家乡那路旁、河堤、田埂、山边、坑基等地方蓬勃生长的苦草。有人爱莲,有人爱牡丹,而我独钟那蓬勃向上却未让人赏识的苦草。

苦草,俗名臭气草,颜色墨绿,挺直向上。即使在暴风雨中,它也能保持蓬勃向上的精神,不屈不挠。它的叶子长着软绵绵、毛茸茸的白毛,非常美丽。虽然没有馥郁甜蜜来诱惑人们的味蕾,但我却好奇地摘下几片叶子搓之,绿液掌上流,舔一舔,口留苦涩,手有甘凉。

苦草春夏开花,白色如雪,粉红色的带紫。它不与花簇斗艳,以自身的淡雅,期待蜂蝶为媒,结出果实。种子成熟时,它不依赖任何传播媒介,就地散落,不择土壤肥瘦,只要湿润,它都能生长,就是在石缝罅隙,也能顽强生长。为了传承它这独有的坚守,每当种子成熟的时候,我都采集一些下来晒干,撒在居家天面的“菜地”里,让它发芽长叶,纵使秋冬,苦草依然翠绿如蓝,与蔬菜共同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然而,谁知道我那悉心培育的苦草也有过不幸的遭遇。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我邀请了爱好栽花种草的董同学来家中欣赏我的“杰作”。岂知道前两天小孙子在帮忙拔除菜地杂草时,误将那些苦草全部拔掉,令董同学无法欣赏到亲手种的苦草。妻子忙打个圆场说:“小宾宾他认为不是青菜就是草,哪舍得手下留情呢?都怪我疏忽了,没事前说明白的。那花瓶里不是还有花种吗?我们可以重新种植。”

说的也是,“灾后复产”定然要呵护那片绿,让更多的人像董同学那样喜爱栽花种草,像我一样爱种苦草,清新环境,四季如春。

苦草有淡雅墨绿之美,有蓬勃挺直的风格美,有鲜为人知的药用价值之美。小时候跟着大哥放牛的那一幕,永远忘不了。那是一天的早晨,大哥手拉牛绳,优哉游哉地骑在牛背上,叫我手拿条鞭子跟在牛后面走。当经过沙洲边的一块番薯地时,那水牛像脱了绳索似的朝番薯地大步流星地冲去,镰刀似的长舌“嗖嗖”地割着番薯苗往嘴里塞。大哥在牛背上一边“去去”地吆喝无济于事,叫我用鞭子打牛脚。饥饿的大水牛偷食挨了打,“火冒三丈”似的倒头向我“抄”来,我虽然拼命往后跑,二脚的小孩怎能赛过四脚的大水牛啊?它“一拨角”朝我后脑勺“抄”个正着,我倒在沙洲上。大哥跳下沙洲扶起我,我血流如注,哭着往家里跑。开工时间,幸好有奶奶在。奶奶见到我这个样子,忍着扎心的痛,安顿我坐着小凳,头伏在长板凳上。她迅速拿出伤药丸,放在瓷缸子里搯成粉末,然后撒敷在伤口处,止了血,包扎好,抹去血迹,就不见得那么痛了,过几天就痊愈了。我问奶奶这神药哪来的,这么好使。奶奶笑着说:“傻孩子,哪有什么神药?是我把尚未开眼的小乳鼠,同别具消炎止痛止血消肿特效药力的苦草捣个稀巴烂,和上石灰粉末,搓成药丸,焙干备用的伤药丸呗!”奶奶摸摸我的头,继而把苦草对跌打扭伤的护理方法——地告诉我,还带我认识苦草,令我惊叹不已。苦草,是一味内外伤兼治的廉价良药。苦草,在那个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可谓救命之草!

我钟爱苦草,爱以“苦”为荣,且能以“苦”励志的人们,如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我钟爱苦——我愿成为一棵无人知道的苦草,践行自身的价值!

◎小小说

买土鸡

■ 荔木子

(一)

老张刚退休,全家住在城里,正为家中坐月子的儿媳妇发愁。

鸡煲姜酒被视为产后滋补良方,家中每日需宰杀一只鸡供儿媳食用。市面上肉鸡多且便宜,吃鸡不难,但担心买到通过激素催长的鸡。有条件的人家会买些半大鸡回来饲养一段时间,这种半自养的走地鸡,口感味道和营养价值比市面上买回来的要好。

也有正宗的土鸡。它由母鸡自然孵化,米糠为主食,无论肉质与营养,绝对是上品。可乡村种稻的人少,养鸡的人更少。过去托个话儿给乡下熟人,买些土鸡并不难,但现在的土鸡简直成了“皇帝女”,难以获取。

胖胖的张婶说:“儿子不是副镇长吗?他管的就是农村。”

老张眼一瞪:“你没想过?这是什么时候?”

原来,老张的儿子在乡镇任副镇长,这次考察提任副书记,老张必须为儿子考虑。老张想到了三年前,儿子曾被诬陷拿了群众几十棒玉米和二十斤番薯,如果不是村干部和群众为儿子的清白作证,儿子当年便吃了亏。

老张对买鸡之事不敢怠慢。在鉴江垂钓到傍晚,想起村口“有本地鸡出售”的木牌子,决定进村子看看,无论土鸡还是走地鸡,给点定金,明天再开来四个轮子拉回家。

(二)

几缕萦绕的炊烟,泛着红光的晚霞,江水波光潋滟。路边传来喔喔的鸡叫声,老张想着白白胖胖的孙儿,心情比那乡路还畅顺。

他是打过木牌上那人留下的电话,但路旁的发现让他突然停了下来。路边的一层坯子房灰头土脸,房顶上还晾着衣服,住这样的房子,大抵是贫寒人家。房子不远有未拆的瓦屋,老张看到一群赤麻色的翻毛鸡(又名麒麟鸡)。有母鸡正领着小鸡在觅食,十多个大活宝用尖喙悠闲地啄着青菜。正宗的土鸡竟在眼前!况且,这些人家养鸡大概率是用来换钱的。

老张有点欣喜地走近在晒场收拾稻谷的小女孩。宽大的草帽下,女孩侧着头,有些害羞地打量来人。

“小姑娘,我想问下这些鸡的主人在哪里?这土鸡要卖多少钱一斤?”老张满怀希望地开了口。

“爷爷和妈妈帮人摘龙眼去了,平常都卖35元一斤。但这18只鸡不卖了,是专门留下送人的。”女孩说完指了指旁边摆放的四个大纸箱。老张感到非常惋惜,走近那些鸡瞧了又瞧,离开的时候,发现每个箱子都贴着红色的剪花纸。

(三)

在木牌子留电话的人家,老张将那些鸡提在手上捏了几把,看到鸡脚丫厚厚的肉团和深红色的脚骨,心里想,这些鸡不是从大鸡场刚挪过来的吗?换了个地方就骗得了我?都说城里套路深,农村也处处陷阱啊!他叹了一口气,骑上电驴子回江边收拾农具去了。

唉!那些麒麟鸡能买下多好,偏偏要送人!回到了小区的老张依然心中叹息。

“快来帮忙,儿子托人买到鸡啦。”老张抬起头,见张婶候在小区门口,几个大箱子摆在那里。老张支好车走过去,忽然发现纸箱上的红色剪花纸,狐疑顿生。他一把按住张婶要搬鸡的手,打开那些箱子查看,里面不多不少,正好18只麒麟鸡。老张不淡定了,一股怒气直冲脑门:“儿子叫买鸡?谁送过来的?”他开始黑着脸给儿子打电话。

张婶也有些糊涂,保安打电话说有个村长给她家送鸡,人家说是儿子买下来的,于是兴冲冲地跑了下来,没想到来路不明。张婶再也不管打着电话的老张,径直走向保安室,她还要问个究竟。在保安室,保安也说不清所以然,只交给张婶一封信和一张收据。

信里写道:“我是你暗中资助的贫困生刘久久。当年选举,你受到了诬陷,但扶贫助困之心依然不变,委托村长对我这丧父的大学生施予援手……不久前,你还找人给我家安装好门窗,是你怀孕的爱人去付款,刚好被我妈看在眼里……出于感激,这18只鸡是我妈早早留给你们的,想不到你将我们退回的鸡款又让村长存给了我……”

张婶走出保安室的时候,老张已打完电话,脸上还挂着欣慰的笑。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闲舟轻漾
■ 周文静

诗七首

■ 陈宜要

遇龙河

今见遇龙河,
风光有很多。
水清浮碧绿,
平静似无波。

遇龙桥

遇龙有此桥,
山水更加娇。
风景美如画,
游人岂怕遥。

侗寨

侗寨路能通,

风光确未同。

游人多喜爱,
生意满山红。

月亮山

山顶孔天然,
真如月亮圆。
看来风景美,
可遇得随缘。

恭城柿海

恭城柿海闪金黄,
一派风光四处香。
满路游人皆已醉,

开心来到此山乡。

阳朔西街

夜来阳朔最光明,
去到西街可见荣。
接踵摩肩人满市,
兴隆生意压全城。

游圣堂山

退了真闲到处游,
下车饱览倦来休。
圣堂山色多青翠,
无限风光在上头。